

欧 阳

慵懒地靠在椅背上,似坐似躺。

因师傅之故,一大早就找了本桑德尔的书看,到中午读完后就进入了这种状态。

我在想罗尔斯的思想实验如何成为可能——桑德尔教授并未解惑。

梭罗尔斯的思想实验:假设我们共同选择社会集体生活准则之时,被一道“无知之幕”所阻隔;即不知道任何自己是谁的信息——不知道自己的阶层或性别、种族或族群,不知道自己的文化基因或宗教信仰,甚至不知道自身的优缺点,像健康状况、教育背景及家庭环境(和睦抑或残破)……等等因素,那么,我们就会从一种本原的平等状态来进行选择。因为没有人会妄想拥有讨价还价的差异地位,故而所同意的各种原则就会是公正的。

实际上,即便存在这种虚构的理想状态(无知之幕),未必就能如愿。道理很简单,所有这些,都必须锚定在理性的基础上,也就是说人是理性的“机器”。而这,似乎不是那么回事,就像康德立基于此上的系统文字,啥问题都没解决好不说,还招致叔本华之流的重拳反击……

其实俺是无聊,假日里煦风暖阳万里,不想比肩接踵地到旅游集市愚乐,网家里畅游形而上的风光还是可以有的。心思扩散到此,动了出趟门的念想,于是迈腿去了几里地外的望京名胜 SOHO。

日当正午,秋日晴空下骄阳的炽烈驱散,阳光揉搓中身体滋生出暖暖的安逸,仿佛体内的骨头都开始柔软起来,走失经年的轻松、惬意又拨动了记忆,于是我穿过马路把身体移进了 SOHO 对面的咖啡馆里;在咖啡陪伴下,临窗观赏风景。

没有落叶秋风不日将临的萧瑟之气,绿树依旧葱绿。马路上,疏落过往的车,让见惯,却总是不能习惯车流如织的。我想到繁华城市白天或该有的静谧。窗外大遮阳伞下的八九张桌子只有两个人,穿过这俩人再往前,人行道边有七八个背着字的人,是“饿了么”部队,都拿着手机,有人在抽烟。

放下咖啡杯子,准备抽烟的我走到室外,想着和“饿了么”们说几句话满足一下好奇心。将靠近时,一个“美团”的从眼里经过,大约十来米吧,另一边是三四个穿着美团的人,那个从我眼光中过去的,停下后把烟从口袋里拿了出来。我快步过去,就着借火想开个头。

你们过节工资翻倍吗?借完火我问。

只有“十一”是三薪,其他和平时一样。

说着话,抽烟的低头看手机去了。他似乎又抢到一单,另一个说把这单让他给,然后,三个人埋头对手机,剩下的一个匆匆往楼里去了。回头看“饿了么”队伍依旧安静,我回走到这边。

这活儿有意思吗?我随意问了一声。

应该是问得有点离谱,边上的一位抬头瞥了一眼就回复到原有状态,另外两个也仅是抬一下眼皮,谁都没说话。我还站那儿,他们仍旧继续看手机,很专注的模样。每部手机都连着充电宝——不知道一天的活要持续多久,有看视频的,也有打游戏的。阳光与风混合的颜色在他们脸上,摘下头盔着的头发像野地里的草一样。

很想问他们的薪酬。但我没再次鲁莽,而是转向其中唯一看起来年纪大一点的人,问询风吹日晒会否觉得辛苦。“不幸苦,吃饭呗,又没啥技术,就是钱少点。”说完话,他的眼光又进入手机里。

不知道他们是因为要抢单,还是没情绪闲聊,抽完烟我又站了几分钟,依然没有建构起对话。

回到咖啡馆端起杯子,我寻思之所以纠缠薪资和他们的意愿,应该是心中还残留着罗尔斯的模型。在人们议论某些职业,比如医者,收入低下时候,会想到不同职业阶层或许应该共有的基本原则吗?会形而上地考量社会整体的共有福祉吗?在一个相互关联得如此紧密的集合体内,不可或缺的不同职业之间真的有高级(高尚)和低下的层级差别吗……

“本原的平等状态”或许从来就没有过。

转过头,“饿了么”仍旧在窗外的画框里,紧邻马路的两人斜坐在电动车上,边上站立着一位,另外四人在人行道另一边背对着我,坐在近咖啡馆的台阶上,都是被手机所控的低头模样。三点刚过,看起来暂时继续没活儿,这时过来一对情侣,鲜亮的色彩从他们中间穿行而过,但没有一人抬头,快活们就像定格的照片——

要是再有飘落的雪花,这样一幅老照片应该很有味道吧。



张菁 制图

守着儿女就是家

阳台上那片小菜园

赵 剑 影

秋高气爽,一转眼京城又到了黄叶铺地的季节。北风带着几分寒意把窗外树枝上的叶子吹得颤抖,草坪也渐渐开始翻出金黄色,唯有我家阳台上那片小菜园还生机盎然,依然油绿发亮。

这片小菜园是婆婆一手操办起来的,每到一季节,蔬菜就会变换一下种类。作为一名从来都没有接触过泥土的上班族,我分不清什么季节要种什么蔬菜,但婆婆总能记得非常清楚。春季种黄瓜、夏初种芥芥……在她的念叨里,小菜园的蔬菜也蓬勃地发展了起来。

来京之前,婆婆是一名小学数学老师,由于长期坐着批改作业,眼睛和腰腿难免疲乏。为了缓解身体上的不适,她利用在家里楼顶上种植蔬菜和花草,一来活动一下筋骨,二来也作为一种休闲。不曾想,这些蔬菜和花草得了阳光和照料的恩惠,长得异常凶猛,除了能自给自足,还能富余一些送给邻居们尝鲜。往年回家返程时,婆婆总是会在我们的后备箱里塞满她种的花草和蔬菜。一边装还一边说:“这些蔬菜都是绿色无公害的,健康!这些花草可以装饰房间。”

退休之后,为了帮我们照顾孩子,她来到北京。今年女儿四岁了,婆婆来京也四年有余,家里的小菜园也被她“搬”到了北京。其实,最初提议要在阳台上开垦一片小菜园时,婆婆是有顾虑的。她担心我们嫌种菜有泥土太脏又麻烦,就装作不经意地询问:“我看北京很少有摊贩卖芥芥,上次回家我带了一些种子,要不种起来吧?还能顺便教宝宝认识植物。”

看出她的心思,我和爱人爽快地同意了她的建议,我们都知道那是她对家乡的一种思念。说干就干,从最初的一个小花盆,到一排小花盆,再到几个泡沫箱,婆婆的菜园规模几经扩大再生产。种的蔬



在菜市场,你可能会碰见一群这样的老人,他们操着外地口音和小商贩讨价还价;在学校门口,你也会遇见他们早早地来到门口排队接孩子,他们互相聊天,聊自己的家乡聊美食,也会聊国家大事,偶尔会抱怨;“这里吃的又贵,住的又差,哪里都不比家乡好。”有人称他们为“老漂族”。漂在哪里?儿女的家里。

中国独生子女一代正成为社会的中流砥柱,他们的父母也在默默地当起他们坚实的后盾。据国家卫生健康委员会发布的数据显示,中国现有随迁老人近 1800 万,占全国 2.47 亿流动人口的 7.2%,其中专程来照顾晚辈的比例高达 43%。都说父母在,不远游,游必有方。在我们策划这组选题时,曾与他们有过几次短暂的交流,交谈中有抱怨有无奈,也有欣慰和知足。有老人说:“这样很好,守着他们就等于守着家。”霜降已过,在寒意渐浓的深秋,让我们再一次用心体会来自父母的温暖。

——编者

的话

人生的转角

舒 适

炎热喧闹的城市终于清凉并稍安静下来。

和这个城市产生羁绊始于 2005 年。13 年来,从开始的每年过来一两次到不时过来小住再到现在的几乎长住,与这座城市的感觉也逐渐熟络并亲近起来。

现在有个网络热词叫老漂族,不上不下的年纪,老倒还谈不上,漂的感觉相似几分,只不过这漂里没有打拼的艰辛,也没有前景飘忽的忐忑,于忙碌与闲适中透着那么一点踏实,那么一点烦闷,还有那么一点点怅然若失……

又走到了人生的一个转角。

三十六年就这么被裹挟着走了过去,似乎还没收拾好就被推到了人生的另一个阶段。

三十几年于历史不过是一瞬,于个人却包含了太多的经历过往,太多的苦辣酸甜。

二十岁,于青葱岁月时开启了工作模式,满眼的新奇,满心的憧憬,那时,社会还算纯粹,没有所谓的高富美、屌丝等之说。即便单纯,涉世之途也算和顺、平坦,

于是,承袭传统的人生模式,踟蹰前行,亦步亦趋,体验着常人的喜怒哀乐,品味着百姓的苦辣酸甜。就这样,在岁月更迭中一步步走过一点点经历,也一步步收获着一点点满足着。从一个起点到一个转角,从豆蔻年华到霜染鬓丝,就这样完成着每个角色的转换。

如今,站在人生的又一个转角,回望已过大半的行程,尽管不曾显赫,也没有辉煌可记载,但一份踏实,一种心安和坦然足以慰藉此生。转过身,不求华丽,不再贪图也曾醉人的风景,这个时代的非线性发展,正让过往的绝大多数经验变成废纸。

未来,仍旧向好。没有那些高大上人士的三十年规划,也不能完全活出自我,即使风靡网络的 A4 纸之说让人有醍醐灌顶之感,但责、义或许是这代人固守的永恒。未来,做自己能做的,做自己想做的,与时光相守,静待岁月变迁。

窗外仍有车辆呼啸着驶过,这个城市终是不会完全静下来的,但丝毫不影响络绎不绝的寻梦人以及拥有强烈使命感的父母一族,终究,寻梦也好,圆梦也罢,都将成为这座特大型城市的一粒尘埃,或裂变或重生。

惟愿,京城的天更蓝。

“儿女在哪里,家就在哪里”

轻松闲适,对这份不发工资的“工作”,他们兢兢业业,一丝不苟,却也痛并快乐着——孙子每日的成长与进步,三代人共居一室的天伦之乐,这些都是爸妈每日的快乐之源。而与我们生活习惯不同,以及育儿观念的差异,则时常让他们纠结。一旦我和丈夫因琐事红脸拌嘴,被爸妈看到听到后,对他们来说更是一种折磨。

我和丈夫都是 85 后独生子女,是普通的上班族,而爸妈则是刚退休不久的 50 后、60 后。他们这个年纪,尚有时间和精力规划自己精彩的退休生活,完全可以天马行空地做些年轻时想做未做之事,在中年的尾巴上尽情折腾一把。可如今算来,爸妈们持续这种候鸟生活状态已将近四年。

平日里,我和丈夫常觉愧疚,感慨虽已是而立之年,但我们能给予父母的,却远远小于父母对我们的付出。尽管他们帮对我们从不求回报,也总说我们小

家庭的幸福安好,就是他们的最大心愿,可每每看到老妈大包小裹地从菜市场回,暑假天在厨房里汗流浹背地做一家子的饭,想到很多次去车站送爸妈回老家时自己却不能同住,我心里还是会有几分酸楚。

父母退休后才背井离乡,让他们爱上陌生的城市和环境,实在不是一件容易的事,但在有限的条件和能力范围内,或许可以让他们在异乡的生活少些闹心和堵心,多些自在和快乐——在意识到与父母共同生活将是未来的常态时,我和丈夫达成了这样的共识。

工作之余,我和丈夫不再光顾着陪伴孩子,也主动帮父母们设计、安排他们感兴趣的活动。老爸喜欢戏曲,我便帮他订阅相关公众号,收集各类活动信息,时不时地陪他听次相声、看场京剧;老妈爱好书画,于是节假日里,我们全家成了琉璃厂、美术馆还有各类画廊画院的常客。近日为她报名老年书画比

赛后,老妈兴奋地重拾画笔,得空就赶紧练上一幅,她拿着练习作品追着我们打分的认真样子,仿若一个可爱的孩子。

不仅如此,带爸妈出游,为他们安排体检,帮他们办异地医保,支持他们回乡和老同学聚会,认真听他们聊在陌生城市里的公园和菜场的见闻,接受生活中他们的各种唠叨甚至抱怨……为了让爸妈在我们身边时能有更多“获得感”,我和丈夫互相督促、提醒,努力让他们顺心顺意。

这两年,舆论随儿女到异乡生活的父母们起了个名字——老漂族,对于这个命名,我其实不大喜欢。因为在在我看来,父母在外生活的真实感受,其实与漂泊本身并无太多必然的联系,却与父母子女间的相处方式有关。如果没有找到让彼此都舒适的相处模式,即使父母生活在家乡,也难有归属感,如果能在磨合中达成共识,实现轻松和谐相处,显然有助于消弭他们身在异乡的陌生感。有人曾总结说,这一代独生子女的父母都很“独立、自强”,正如老妈整日将“不拖累子女、不给子女添麻烦”挂在嘴边,然而在告别职场、回归家庭后,他们对我们则在心理上其实更加依恋。当年迈的父母开始黏着我们,逐渐离不开我们,地理空间上的漂泊与否或许早已不重要,彼时的父母眼中,“儿女在哪里,家就在哪里”。

网红和名媛

陈晓辉

如今网络上网红很多,尖下巴、大眼睛成为网红标配,被称为“网红脸”。但这些网红大多只在网上晒着奢侈品和自拍照,偶尔秀一些简单浅薄的歌舞,吸引粉丝和流量,并无多少才情,以至于原本只是指“网红脸”的中性词汇——“网红”,几乎沦为贬义词。

关掉电脑,无事翻阅书,正好读到《世说新语·贤媛》,忽然想到名媛。

女人里,名媛的命大概是最好的。因为名媛不是仅凭颜值取胜,出身、容貌、才华……必须样样出众,缺一不可,否则就当不了名媛。

民国时名媛辈出,著名的有陆小曼和林徽因,还有几位当时名动一时的名媛,比如与陆小曼齐名,被称为“南唐北陆”的唐瑛等,会书法唱昆曲,家世与学历兼备,美貌与才情共存,一代名媛,留下无数故事。

而魏晋时期的名媛,更与民国不同。《世说新语》里,有几位女子,或生活雅致,或见解卓越,或品行高洁,或机智聪慧——真正的名媛应如是。

比如汝南内史王湛,在注重门阀的晋朝,王氏是士族大家。他提出向官员郝普的女儿求亲。婚后,郝氏果真美貌贤淑,后来生子王承,被推许为东晋初年第一士士。在那个婚姻全凭父母之命媒妁之言的时代,有人问王湛如何知道郝氏的,王湛说:“我曾经看见她上水并打水,举止仪容没有一点失态的地方。”

还有著名才女谢道韞,父亲谢奕官至安西将军,



与其说别人让你痛苦,不如说自己的修养不够。

赵春青 画

窗外的风景



陋室观复

其实俺是无聊,假日里煦风暖阳万里,不想比肩接踵地到旅游集市愚乐,网家里畅游形而上的风光还是可以有的。心思扩散到此,动了出趟门的念想,于是迈腿去了几里地外的望京名胜 SOHO。

日当正午,秋日晴空下骄阳的炽烈驱散,阳光揉搓中身体滋生出暖暖的安逸,仿佛体内的骨头都开始柔软起来,走失经年的轻松、惬意又拨动了记忆,于是我穿过马路把身体移进了 SOHO 对面的咖啡馆里;在咖啡陪伴下,临窗观赏风景。

没有落叶秋风不日将临的萧瑟之气,绿树依旧葱绿。马路上,疏落过往的车,让见惯,却总是不能习惯车流如织的。我想到繁华城市白天或该有的静谧。窗外大遮阳伞下的八九张桌子只有两个人,穿过这俩人再往前,人行道边有七八个背着字的人,是“饿了么”部队,都拿着手机,有人在抽烟。

放下咖啡杯子,准备抽烟的我走到室外,想着和“饿了么”们说几句话满足一下好奇心。将靠近时,一个“美团”的从眼里经过,大约十来米吧,另一边是三四个穿着美团的人,那个从我眼光中过去的,停下后把烟从口袋里拿了出来。我快步过去,就着借火想开个头。

你们过节工资翻倍吗?借完火我问。

只有“十一”是三薪,其他和平时一样。

说着话,抽烟的低头看手机去了。他似乎又抢到一单,另一个说把这单让他给,然后,三个人埋头对手机,剩下的一个匆匆往楼里去了。回头看“饿了么”队伍依旧安静,我回走到这边。

这活儿有意思吗?我随意问了一声。

应该是问得有点离谱,边上的一位抬头瞥了一眼就回复到原有状态,另外两个也仅是抬一下眼皮,谁都没说话。我还站那儿,他们仍旧继续看手机,很专注的模样。每部手机都连着充电宝——不知道一天的活要持续多久,有看视频的,也有打游戏的。阳光与风混合的颜色在他们脸上,摘下头盔着的头发像野地里的草一样。

很想问他们的薪酬。但我没再次鲁莽,而是转向其中唯一看起来年纪大一点的人,问询风吹日晒会否觉得辛苦。“不幸苦,吃饭呗,又没啥技术,就是钱少点。”说完话,他的眼光又进入手机里。

不知道他们是因为要抢单,还是没情绪闲聊,抽完烟我又站了几分钟,依然没有建构起对话。

回到咖啡馆端起杯子,我寻思之所以纠缠薪资和他们的意愿,应该是心中还残留着罗尔斯的模型。在人们议论某些职业,比如医者,收入低下时候,会想到不同职业阶层或许应该共有的基本原则吗?会形而上地考量社会整体的共有福祉吗?在一个相互关联得如此紧密的集合体内,不可或缺的不同职业之间真的有高级(高尚)和低下的层级差别吗……

“本原的平等状态”或许从来就没有过。

转过头,“饿了么”仍旧在窗外的画框里,紧邻马路的两人斜坐在电动车上,边上站立着一位,另外四人在人行道另一边背对着我,坐在近咖啡馆的台阶上,都是被手机所控的低头模样。三点刚过,看起来暂时继续没活儿,这时过来一对情侣,鲜亮的色彩从他们中间穿行而过,但没有一人抬头,快活们就像定格的照片——

要是再有飘落的雪花,这样一幅老照片应该很有味道吧。

清新的乡愁

赖杨刚

走出篱笆

如果,为了生活,你必须离开家乡,嘘——请脚步轻些,再轻些。轻得往事都像极了落花的风吹。

篱笆比阳光安静,稀疏的影子描绘着流年。南瓜、丝瓜、苦瓜,呵,还有青瓜凑在一起,轻轻说出:蝉鸣,蜻蜓飞——飞。

嘘——脚步轻些,轻些,妈妈正在听;瓜儿缺的,是不是风调雨顺?

风吹如梦

请不要躲开风!

任由风吹着,吹着你,把你吹成一片云、一只鸟。把你吹过青山、绿树林,吹进了童年的村落。在那里,三五个旧相识,慢悠悠地喝茶,慢悠悠地说到了你。

他们的脸上全是微笑,而你已然泪流。



打工文学撷英(61)